



13  
1787  
38



43  
1787  
卷 38



家語子路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為親百里負木  
 親沒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負米百里豈  
 可得乎木欲盡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逮枯魚銜索幾何不  
 靈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悲哉

禮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葬子曰毀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

史記石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  
 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  
 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  
 五日洗浴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諭身自洗滌  
 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楊子曰石奮石建父子之美者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  
 陸賈使南越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

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  
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更

世說阮籍素與王渾為友渾子戎字濬冲年十五少籍二十歲  
而籍與之交籍每遇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

濬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南史云謝莊生五  
子颺拙顯崧淪謂

莊名子以風  
月景山水

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紹昂昂然如野鶴  
之在鷄群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父則中散嵇叔夜也此史云  
後魏高

祖名子曰梅愉悅懌崔名子曰勵勗勉高祖謂老曰我兒名  
傍昔有心卿兒名傍昔有力老答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冀州刺史楊准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為成器准與裴頠廣樂友  
善遣見之願性弘方愛喬之有高韻謂准曰喬當及卿髦必減

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准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准

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評者以為喬雖高韻而檢

不匪樂言為得然茲為後出之儔淮南公西華之養親若與朋友  
處曾參之養親若事嚴主烈君

晉儒林傳韋謏字憲道京兆人雅好儒術善著撰嘗謂其子伯

陽曰我高我魯重光累徽我祖我考父子子汝為我對正值

惡抵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值軟抵耳謏慙無

言時人傳之以為笑謝惠連初有奇才不為父方明所知族兄  
靈運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

見遇之山簡濤之子也歎曰  
吾年三十而不為家公所知

伏滔字玄度少知名孝武帝嘗會於西堂滔豫坐遠下車先呼

子系之謂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不此故未易得為

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陳仲舉年十五為父賈書請薛勤勤明  
日造焉仲舉父出迓勤曰足下有不凡

子吾未候之不從  
御也言議盡日

隋史楊玄感與父素俱為柱國朝會則齊列隋文帝命玄感降

一等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庭展私敬蘇夔字伯尼  
威子也少聰

敏楊素甚奇之每戲曰楊素無兒蘇威無父唐中  
宗召見蘇瓌李嶠子乃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新唐書王福峙子勔勵勃皆著才名其後勔助又以文顯勔早

卒以子勔亦有文福峙常詫韓思彥戲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譽

兒癖王家癖何多耶使助出其文思彥曰生子若是可誇也

姚崇之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舊請托魏知古歸悉以聞他日

帝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曰臣二子分司東都為人多欲

而寡謹帝大喜謂不私其子世說謝公夫人教兒問大傳那得  
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

大傳劉子真清潔有志操而二子不才孟黠貸客曰子奚不訓  
導之曰吾之行事是其耳日所見聞而不效傲豈嚴訓所變耶

韓文歐陽詹閩人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必

有得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

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

志養志者歟

談圃呂文靖公生四男公弼公著公奭公孺皆少公與夫人語

四男兒他日皆金帶但未知誰作相吾時驗之他日四子居外

夫人令少鬟擊四寶器貯茶故使碎之三子皆失聲走告夫人

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子必作相梁廬陵王續之  
子應不慧王薨

至庫內閱珍物見金鈿問左右曰此可食  
否答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德乞汝

歸田錄王溥拜相年三十二其父柝累遷防禦使每見客溥常

服侍立客不安求去柝曰學士勞賢者起避耶

却掃編父子秉政國初至靖康元年凡十二家王惠獻化基子

安簡舉正呂文靖夷簡于惠穆公期正獻公著石元懿熙載子

文定中立陳給事恕于恭公執中韓忠憲億于獻肅絳宰相維

門下侍郎莊敏集范文正仲淹子忠宣純仁參政純禮曹武惠

王彬子武穆瑞蔡丞相確于慰蔡太師京子攸樞密曾宣靖公

亮子孝寬樞密王侍郎傳文于忠簡時可祖宗故事宰相呼

三司同平章事亦呼相公謂之使相三公正真相之任呼公相

蔡京以太師為公相其子攸除開府儀同三司呼相公時入侍

西宴上云相公公相子

京對云人主主人翁

類聚唐宰相二親存者唯元振一人國朝宰相最少者惟王溥

熙相時父母皆在人以為榮今富丞相入中書時年五十二太

夫人在堂康強後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議贈卹典云無見任宰

相丁憂例是歲三月春宴有司已具前一夕有旨富弼毋喪在

殯特罷宴此事亦世未有披汝唐寶叔向五子年輩庠常羣皆

皆位通顯二寶相似

邵康節示兒我今行年四十五生汝方為人子父鞠育教誨誠

在我壽夭賢愚係於汝我若壽年七十歲眼前見汝二十五我

欲願汝成大賢未知天意肯從否

天中記荆土方言謂父為爹吳人呼父曰爸回紇呼父曰阿多

閩人呼父曰郎罷謂子曰囡顧况詩郎罷別囡吾悔生汝囡別

郎罷心摧血下唐人與親別而復婦謂之拜家慶孟浩然詩明朝拜家慶淚著莖萊木

母子

左傳鄭莊公寘母姜氏于城頤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既而悔之頴考叔為頴谷封人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頴考叔曰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頴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

餘冬序錄左傳鄭莊公其母武姜莊公寤生驚姜氏按風俗通兕生墜地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子十六國春秋前秦蒲洪其母姜氏因寤產洪驚愕而寤後涼秃髮氏祖壽闢其母因寤生壽闢被中南燕錄慕容德母公孫夫人因晝寤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以為生也鄭莊公二說不同

齊策王孫賈年十五事齊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

楚將子發攻秦絕糧使人請于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對曰士卒并分菽豆而食之將軍朝夕芻黍黍梁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而不納使人數之曰子不聞勾踐之伐吳乎夫使人入于死地而自康樂于其土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也無入吾門子發于是謝其母然後納之

漢書陳嬰者東陽人少脩德行著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為王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

論衡曾參出薪于野有客至其家欲去其母曰願留參方到即以左手搯右臂臂痛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至搯吾臂呼汝耳

家語文伯卒其妻皆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

吾惡其好內聞也二三婦人之欲供先祀者從禮而靜是昭  
吾子也孔子聞之曰割情損禮欲以明其子為令德也

後漢書遼西太守趙苞字威豪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為賊所  
劫質載以擊郡苞悲號謂母曰欲以微祿奉養不啻為母所禍  
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母遙謂曰威豪人各有命  
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子其勉  
之苞遂與賊戰母妻皆被害苞墜訖曰食祿避難非忠也殺母  
全義非孝也歐血而死

孔融傳曹公令路粹枉狀奏孔融前與布衣彌衡放言云父之  
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  
譬寄物瓶中出則離矣

蜀志先生在樊聞劉琮降曹公率其眾南行諸葛亮與徐庶並  
從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生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  
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  
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

曹操既執陳宮謂曰柰卿老母何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  
人之親老母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曰柰卿妻子何曰宮聞  
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

世說王經字彥偉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  
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助魏不忠於晉被  
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教以至今日母都無憾容語之曰為子  
則孝為臣則忠何負吾耶隋書高穎初為僕射其母戒之曰汝  
富貴已極但有一砍頭耳爾宜慎之  
孫盛雜記姜維天水人既歸蜀與母別夫人使其母手書呼維



令友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曰良田百頃不計一畝但有遠志  
無有當歸維卒不免世說溫公初受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  
駐之矯絕裾而去迄於崇責卿品猶不過也

搜神記曾子從孔子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之嚙指孔  
子聞之曰參之至誠也精感萬里子產善事母奉命聘晉道中  
心痛遣人還家起居問母母

曰吾忽身體不調憶想汝耳更無他梁臧盾  
隨父母劉暴亡盾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寐

晉潘岳閑居賦太夫人乃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  
席長筵列子孫柳垂陰車結軌或宴于林或楔于汜昆弟班白  
兒童稚齒稱萬歲以獻觴或一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顏和浮杯  
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

魏書高謙之妻中山張氏明識婦也教勸諸子從師受業常誠

之曰自我為汝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書汝等各宜脩勤勿  
替先業

唐書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墻  
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  
餘慶矜其貧而賜之但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命掩而築  
之景讓宦達髮已白小有過不免捶楚

唐孟昌王弟子昭好學有鬻異書母顧笥中金曰何愛此不使  
子有異聞乎

柳仲郢字諭蒙母韓即臯女也善訓子故仲郢幼嗜學嘗和熊  
膽丸使夜咀嚙以助勤元和未及進士第為校書郎牛僧孺辟  
武昌幕府有父風矩僧孺歎曰非積習名教安及此耶退之曹  
主碑曹

成王阜為刺史遭誣在治念其母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

舊唐書崔玄暉為庫部員外郎其母盧氏嘗誡之曰吾見姨兄  
屯田郎中辛亥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  
好消息若聞貨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是惡消息吾嘗重此言以  
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  
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  
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媿於心孟母不受魚鮓之  
饋皆為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華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  
天履地

孟郊遊子吟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  
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杜甫賀陽城郡王太夫人加恩衛幕街恩重潘輿送喜頰濟時

瞻上將錫號戴慈親富貴當如此尊榮邁并倫郡依封土舊國  
與大名新紫誥鸞回紙清朝燕賀人遠傳冬笋味更覺綵衣春  
奕葉班姑史荼芳孟母鄰義方兼有訓詞翰兩如神委曲承顏  
體騫飛報主身可憐忠與孝雙美盡麒麟

宋史張齊賢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母孫氏年八十餘封晉國太

夫人太宗欲其母福壽多賜手詔存問縉紳榮之上召其母入  
大內曰婆婆

福老

趙康靖公槩會郊祀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公乞以封母郡  
太君宰相謂公曰方為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八十二朝夕  
不可期願及今以為榮許之後遂以為例

程大中公珣性寬而斷中外相待如賓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必稟而行治家有法不喜笞仆奴婢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公或有所怒必爲之寬釋唯諸子有過則不掩也曰子之所以不肖以母蔽其過而父不知耳

詩註王稚川調官京師母老留吳州久不歸侍嘗閱貴人歌舞有詩云畫堂玉佩縈雲響不及桃源欸乃歌黃山谷和韻諷之云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虞虞歌可謂盡朋友責善之義山谷至孝奉母安康君至爲親滌溺器未嘗頃刻不供子職

憲章錄洪武中禮部言開封府鈞州張宗魯四歲失明二十遭亂負母路氏逃難其妻負扶掖以行歲饑賣卜以爲養天下既定負母還故鄉仍求前母曹氏沈氏吳氏三人遺骸合葬上曰宗魯以瞽子而孝行如此命表其門

代醉編九江太守武陵戚生不識母嘗自悲感遊學京師還於陵谷中見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姓爲何曰陳家女李氏曰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依親家子戚再拜長跪自白曰子戚少失慈母姓陳舅氏亦李又母與亡親同年會遇於此乃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爲母應劭曰何有道路之人而定省世間共傳丁蘭刻木而事之今此之事豈不似是如仁人惻隱哀其無歸直可收養無事正母之號耳

吳楓橋里人丁氏母雙瞽丁每朝盥漱訖即舐母之目俄而左目明未幾右目亦明此事載輟耕錄又江南孝子錄彭李者世爲義門陳氏慵喪明已久有子一人嘗聞陳氏子弟言舜爲父

瞽瞍眚目而致明乃歸效之不旬日父目忽然明朗誠孝子之心無惑不通理固有然者獨所謂舜眚瞽瞍目而致明未見經傳不知陳氏子弟何從得之歟抑或為此言以歆彭子氏之子

歟 吳門有貴人道橋上聆其下有歌唱聲觀之則乞子也坐一

日轉相傳每宴取餘置豆問曰以待孝丐光也

愚謂見於母母拜之母答拜也見於兄拜兄也兄拜之兄答拜也蓋母無拜子之禮兄無拜弟之禮惟此成人而與為禮乃答其拜故曰母拜之兄拜之也故曰與為禮猶云子以禮見母而母與之為禮不直受之也兄亦然

衆母

儀禮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親母同故孝子不敢殊

也

漢書翟方進年十二三失父為太守府小吏因病歸家辭其後

母欲西至京師授經母憐其幼隨至長安織屨以給方進後十

餘年至宰相母尚在白帖程文矩妻穆姜有二男而前妻有四

隆衣食皆燕倍所生前妻長子與遇病親調藥師既廖謂三弟曰繼母慈仁我曹過深矣

漢武故事景帝時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氏殺年父年因殺陳

依律殺母大逆論帝疑之詔問太子對曰夫繼母如母明其不

及也緣父之愛故謂之母爾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下手之日

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與大逆論帝從之議者稱善

魏書高謙之字孝讓事後母李以孝聞李亦撫育過于已生人

莫能辨其兄弟所出同異論者兩重之

家訓凡庸之性後夫多寵前夫之孤後妻必虐前妻之子非唯  
 婦人懷嫉妬之情丈夫有沉惑之僻亦事勢之使然也前夫之  
 孤不敢與我子爭家提携鞠養積習生愛故寵之前妻之子每  
 居已生之上官學昏嫁莫不為防焉故虐之異姓寵則父母被  
 怨繼親虐則兄弟為讎家有此者皆門戶之禍也

江左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媵妾終家事疥癬蚊蚤或未能  
 免限以大分故稀聞闕之耻河北鄙於側出不預人流是以必  
 須重娶至于三四母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弟與前婦之兄衣  
 服飲食爰及婚宦至于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為常身沒之後辭  
 訟盈公門謗辱彰道路子誣母為妾弟黜兄為傭播揚先人之  
 辭迹暴露祖考之短長以求直已往往而有悲夫

檀弓子柳之母死子碩請

且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

如之何其鬻人之母以塗其母不可

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以賢父御孝子合得終於天性而後  
 妻間之伯奇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

奇王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茲終身不娶  
 此等足以為誠其後假繼慘虐孤遺離間骨肉傷心斷腸者何

可勝數謹之哉

劉表二子琮琦初以琦類已甚愛之娶後妻蔡氏遂愛琮而惡琦琦每與諸葛亮謀自全之策

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陰規出計

睚說開元中有幽州衙校姓張妻孔氏生五子而卒後娶李氏  
 虐遇五子鞭捶不堪哭於孔氏之墳母忽於塚中撫其子悲慟  
 久之因以白布巾題詩贈張有曰死生今有隔相見永無因有  
 意憐男女無情亦仍君

云五子得詩以呈其父父訴於連帥

問李氏流嶺南史豆盧操河東人繼母張氏生三子其讀書每驅何如我讀書恒為三子子詬罵後明經擢第

世說周顛母李氏字絡秀顛父為安東將軍求絡秀為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珍瘁何惜一女子遂與之生顛及嵩謨嘗曰我出節為汝家妾門戶計耳

晉書裴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秀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衆秀年十餘歲有詣徽者出則過秀宣氏使其母進饌於客見者皆起秀母曰微賤如此應為小兒故也宣氏知之乃止

南史崔道固為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人長史以下垂詣道固道固諸兄等逼其所生母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謂人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所作咸拜其母

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女宜答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而賤其諸兄王符傳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隱居著書以談當世得失不欲彰顯其名故號潛

論

志林蔡延慶所生母已亡不為服久矣聞李定不服所生母為臺所評乃乞追服則知蟬匡蟬綏不獨成人之弟也是時自朱壽昌其所生母三歲捨去長大刺血寫經誓畢生尋訪凡五十年乃得之奉養三年而亡壽昌至毀馬善人惡人相去乃爾遠耶余謫居於黃而壽昌為鄂守與往還甚熟余為撰梁懺引者也洛陽花品汴妓部懿以色著李定之父與部遊生定而部死定不之知也及王荆公為相擢用李定言官以母死不持服

此即羅春伯聞見錄陳瓘之父與潘良貴父情好甚密潘一日謂陳

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相似獨一事不如公陳問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無之陳曰吾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它日生子即見還既而遣至即了翁母也未幾生良貴後其母遂往來兩家焉

一母生二名儒亦前所未有舟山堂晉江王慎中言長樂馬某娶妾生子鐸妻妬不容嫁之同邑李者生子騏俱永樂狀元一子辰一戊戌

儀禮喪服為庶母何以小功以慈已加也又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謂大夫及公子

朱子語錄問妾母之稱曰恐也只得稱母他無可稱在經只得

云妾母不然無以別於他母也又問弔慰人妾母之死合稱之

云何曰恐也只得隨其子平日所稱而稱之或曰五峯稱妾母

為少母南軒亦然據爾雅亦有少姑之文五峯想是本此

慈母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為

子命子曰女以為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曰則喪之三

年如母貴父之命也

內則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敬謹而寡言者

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皆居子室禮諸侯子生一士之妻大夫之妾使

食之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

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欲喪之有司以聞

曰古之慈母無服今君為之服是逆五典公不忍為之練冠自

昭公始也

漢書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朔曰

此非唇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慎勿言此或

可萬一冀耳乳母繼至朔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  
乳哺時恩耶帝雖材雄心忍亦深有情戀乃懷然愍之即免罪  
韓愈乳母墓銘乳母李氏徐州人號正真為韓氏家乳其兒愈  
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李氏憐不忍棄去視保益謹遂老韓  
氏及見其所乳兒愈舉進士第歷佐汴徐州入朝為御史國子  
博士尚書都官員外郎河南令娶婦生二男五女時節受慶賀  
愈輒率婦孫列拜進壽年六十四病卒卒三日葬河南縣十五  
里愈率婦孫視窆封且刻其語于石納諸墓為銘矣  
蘇軾乳母任氏墓銘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  
必其里也我祭其從與享之魂氣無所不之也

檀弓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

喪出母乎子思曰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不

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禮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

天中記淮南子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

母曰杜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江淮謂母為社江淮之間謂

母曰媿蜀謂母曰姐齊人呼母曰嬖吳俗呼母曰媿淮南呼母

曰媿

母服

代醉編唐會要古者父在為母期武后始令鬮父三年開元五

年盧履冰以為非是田再思曰高宗實行之著令已久何必垂

先帝之旨闕人子之情使與伯叔母姑姊妹同履冰謂武后陰

儲篡謀升齊抗斬乘陵唐家今不正其失恐後世復有婦奪夫



之敗弗報七年乃下詔服紀一用古制二十年又詔爲母加齊衰三年及頒開元禮遂依行焉宋會要寶元中王恪言父母相繼亡歿乙通持五十四月服仁宗許之熙寧七年命官忝酌舊例定爲新式父母及繼母慈母已所生母並三年 我朝洪武七年勅禮官定議有引子游問孔子魯昭公之服爲對 聖祖曰喪禮久出天王昭公諸侯也問孔子欲更其禮孔子不教人不忠故不言期之非及宰子閑居之論孔子却言其不仁可見母之期服不近人情乃斷自聖衷立爲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而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舂蓋至我聖祖而後人子之心始無憾矣

子夏喪服傳婦爲舅姑齊衰五升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

五月而禫服青縑衣以俟夫之終喪習俗以婦之服青縑謂其尚在喪制因亦同夫之喪紀三年貞元中因倉曹叅軍蕭據狀下禮院詳定博士李荅議開元禮婦爲舅姑女子適人其爲父母何以期也婦人不二斬也父母之喪尚止周歲舅姑之服無容三年李涪曰舅姑之服當以荅言爲正 宋乾德二年判

大理寺尹拙少卿薛允中奏三年之內凡筵尚存夫居苦塊之中婦被綺羅之飾夫婦齊體哀樂不同齊衰三年於義爲稱詔從之遂爲定制太宗孝明皇后居昭憲太后之喪齊衰三年貽謀錄士大夫家不幸出妻爲之子者其所親生而視之愆然則非人類矣張永德嘗作二堂左繼母劉氏居之右出母馬氏居之不敢以出母加於繼母劉氏存日馬氏不得同入禁中劉

氏卒馬始得入謁太宗勞問嘉歎封莒國太夫人此可謂人子  
事出母之法或問朱子范氏言宋襄公出母事有生則致孝死  
則盡禮之說然出母既義不可迎之以歸則所致孝盡禮者恐  
只是使命往來遺問否朱子曰恐只是如此如定省之類自是  
都做不得 宋郭積幼孤母遣更嫁王氏既而母亡積解官  
服喪知禮院宋祁言積服喪為過禮詔下有司博議用馮元等  
奏聽解官中心喪心喪蓋始於積胡明仲之賢不在積下以為  
人後而不為其所生母服秦檜啖言者論其不孝明仲以此得  
罪是雖檜惡其不附已之私恨然君子自處禮在可得為者不  
可不過於厚以取議也

生子

內則男子乃生設桑弧蓬矢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月之  
末擇日剪髮為髻男角女羈是日也妻以子見父姆先相曰母  
某敢用時祇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  
魏王朗雜箴家人有嚴君焉井窻之謂也博物志婦人姓娘未  
滿三月著裙衣冠平旦左繞井三匝映祥影而去勿逐顧勿令  
人知見必生男

家語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

綱目聖王二十一年  
孔子生是為魯襄公

二十二年歲在庚  
戌十一月庚子

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素王顏氏異之

以繡紱繫麟之角信宿而去懷脍十一月生孔子後西狩獲麟  
其紱在焉孔子解紱而自傷也

廣庭記先聖誕生之夕有二龍  
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

精也顏氏之房聞鈞天之樂空中有  
聲云天感聖子生故降以和樂之音

商瞿年壯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

丈夫子已而果然

楊雄傳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傳無它揚於蜀

梁鱸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曰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

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

楚靈王聞群公子之死自投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亦如子乎侍者曰甚焉

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

左傳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止之曰甚美必有甚惡叔向

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娶之生子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

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豺狼之聲非是莫喪

羊舌氏矣遂弗視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子虎目豕喙

鄭文公有賤妾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

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

幸而有子敢微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穆公有疾曰蘭

死吾其死乎刈蘭而卒

尸子虎豹之駒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杜詩小兒五歲氣食牛

披詩見之藍藍中已有食牛氣

風俗通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取田客女為妾一交接而死後生

男大男謂其母曰我父年尊無及人道一宿斯須何因有子汝

小家淫泆反欲汚我種類乎爭財數年州郡不決丞相丙吉思

惟良久言曾聞真人無影老翁子亦無影又不耐寒可共試之

時八月取同年小兒俱解裸之此兒獨啼言寒又並日中行後

獨無影人咸服

後漢書常元將弟誕仲將孔融與其父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

亮茂雅度弘毅濟世之器也昨日仲將來文敏馬誠保家之主

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

吳諸葛恪少有名孫權見其父嗔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

**晉書**王渾妻鍾氏琰太傅繇曾孫博覽記籍美容止善嘯詠既

適渾生子濟渾嘗與琰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

慰人心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故不翅如此參軍謂

渾字弟淪也

南唐宮中嘗賜洗兒果有近臣謝表猥蒙寵賜深愧無功此事如何到得懷

玉果判市平分需四座自

魏舒徵時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

女也曰男荅云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為誰曰魏公舒後十五

年詣至人問所生兒曰因條桑為斧傷而死魏自知當為公矣

後果位至司徒

索苑夢虜脫上衣索統曰虜去上男也賈充始生父達曰後當有文問之慶王荆公之生也有

籬入其室小字籬郎

**晉書**論前志所傳脩已背圻而生禹簡狄剖胃而生契歷代久

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脇下

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斯近事之信也

魏

李宣妻樊氏黃熙中懷妊過期不孕而額上有創兒穿之以

出長為將名胡兒范擘母如廁而生擘額為磚傷因小字磚

**獨異志**漢中山靖王勝有男女一百人其後子孫流衍於今問

之皆劉裔

兗州集慶成王生百子俱長成長子郡王外餘並封鎮國將軍至不能相識而生皆隆準

**唐書**盧仝生子名添丁示詩不知四體正困憊泥人啼笑聲呀

呀忽來案上翻墨汁塗抹詩書如老鴉父憐母惜摑不得却生

癡笑令人嗟宿春連曉不成米日高始進一椀茶氣力龍鍾頭

欲白憑仗添丁莫惱爺韓寄詩云去歲生兒名添丁意令與國

充耘籽

崔慎由四十無子有異入曰終南翠微寺僧絕粒五十

年君遺以服玩授之則其嗣也果受之僧尋卒遂生子

六百廿五

字曰緇郎事畧章得身母以居建城不屠君子知其後必大母嘗夢登山神後以玉象乃生後夢庭積象笏因以名之

劉禹錫贈白蘇州寄詩嘆早白無兒云莫嗟華髮與無兒却是

人問久遠期雪裡高山頭早白海中仙果子生遲于公必有高

門慶謝守何煩曉鏡悲白樂天云予與徽之老而無子今年各生一子戲作二什云五十八翁方有後

我朝王陽明亦五十六方生男

范文正公集賈禹鈞家甚豐年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聚謂

之曰汝早脩行緣數無子又壽不永禹鈞唯諾後十年復夢其

祖父告之曰汝自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延三

紀賜五子各榮青箱雜記王欽若父冲華侍祖都官鄂渚欽若母有孕值江水暴溢至遷黃鶴樓始免身生公

時隔岸漢陽人望樓上若有光景

蘇子瞻沈兒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

且言無災無難到公卿

賀陳述古弟章生子辭葱佳氣夜

支間始見徐卿第二雛刺欲去為湯餅客惟愁錯寫弄璋書參

軍新婦賢相敵阿大中郎喜有餘我亦從來識英物試教啼看

定何如

答陳季常書在定日作松醪賦今寫寄擇等庶開發後生妙思

着鞭一躍當撞破煙樓吾子邁作文頗有父風咄咄皆跨竈之

興吳崇賀人生子云寄語王渾防跨竈阿戎清賞祇須史

畫墁錄張耆四十二男子馮行已兒息二十二人或傳者開窓

直廡舍先以馬合縱婢隔觀之從而為之罔不成孕行已每五

更以湯沃其下部日出方罷無他術樂善錄安州司法秦光亨者在母胎其舅陳遵兩女

連夢小兒挽其衣若有所告乃曰姊方孕且產期豈不樂多子而欲殺是兒耶往視之兒已覆在水盆中救之乃免

弇山堂產不由戶者釋氏以為世尊及轉輪聖王之瑞儒者以為必無之事而實未必然成化十八年鳳陽宿州民張真妻王氏孕當臍下右痛不可忍凡三月而增劇至三月一日亥時腹畔右開裂生一男鼻準中有黑痣一巡按御史周蕃上其事於朝而祝京兆記之尹文和直瑣綴錄又云二十年徐州一婦初孕肋骨下即生一瘤漸長如核大久之皮亦瑩薄兒遂從此產有司具聞月給膳米直往來徐州見之嘉靖末真定屬城有婦人於右肋產一男甚雄偉然六歲死而前二人至長不聞有異天地大矣何所不有

家訓太公曰養女太多一費也陳蕃云盜不過五女之門女之為累亦已深矣然天生蒸民先人遺體其如之何世人多不舉

女賊其骨肉豈有如此而望福於天乎吳興餘不鄉有女囚山

柯田山水甚謀居其女洩之於湖沈成家

奪之快憤雖女歸囚之戒其後三世不舉女

長恨歌不重生男重生女可憐光彩生門戶天寶遺事云君看女却作門楣

類聚西子母浣沙溪上有明珠射體又夢翠鷄五色化為鶻感

而生西子王谿編事主蜀桐屏庫者在邛南幕中縣送失火人

黃崇報稱卿貢進士三十許抵對詳明翌日薦攝府

參軍遂欲女之恨詩云自服藍衫居郡掾水地寫

鏡畫蛾眉幕府若容為坦腹顧天速變為男兒

陳武宣章后母蘇氏遇道士得一小龜光彩五色曰三年有證

及生后紫光照室

宣政雜錄政和中濟南府禹城縣孝義村崔志有女甚孝母卧病久冬忽思魚食而不可得女曰聞昔者王祥卧冰得魚想不

難也兄弟皆曰女子何妄論古今女曰不然父母有兒女者本欲養生送死兄謂女不能耶乃同乳媪焚香誓天即往河中卧冰凡十日果得魚三尾鱗鬣稍異歸以饋母食之所病頓愈人或問方卧冰時曰以身試冰殊不覺寒也古今記荆棺峽壁隙有九子父死不能葬一女編荆為棺不知其人矣諺曰九子不葬父一女打荆棺

生孫

伊川文集相評事未嘗見笑長孫始生一老嫗曰承旨新婦生男微開顏曰善視之

東坡賀子由生孫第四孫斗老詩云朋來四男子大壯泰臨復開書喜見面未飲春生腹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舉家傳好夢殊相驚凡目爛爛開眼電礮礮峙頭玉但令強筋骨可以耕

衍沃一酒富文章端解耗紙竹王邁詩羯末封胡知有種復臨泰注看朋來

類聚丁度祖頴畫家貴收書至八千卷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好

學者為子孫果生度白樂天詩玉芽珠顆小男兒羅薦蘭湯浴羅時茶甘春來盈女手梧桐老去長孫枝

雙生

左傳晉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云將生一男

一女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帝系陸終娶鬼方國君之妹謂

之女嬴孕而不育三年啓其母左臂三人出右臂三人出焉

西京雜記霍將軍妻產二子疑為兄弟或曰前生為兄後生為

弟時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囂曰良以卵生囂

以已生良則以囂為兄以良為弟並以前生者為長霍氏亦以

前生為兄焉公羊傳隱公元年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注子謂左右媵及姓娣之子質家親親

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見在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

唐王仁皎子守一與玄宗后學生方言陳楚之間凡人獸乳而雙產謂之釐孳秦晉之間曰健子趙魏之間曰孿生

河汾燕閒錄北魏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秀容今太原之忻州獨異志淮南程幹本富人三年間為水火蕩俱盡妻茅氏連八年孿生十六子

相持行乞於市

續已編汝寧士燕生者妻一乳三男吾吳陸鍾人傑知光州時過其家生呼三男出拜皆韶秀其髻一向左一向右一在中以貌類難別故髻以識之他日生率三子來州謁見云聞此有一乳三女者與兒同年欲求為配人傑奇之為議而聘焉

弇山堂孟麟孟鳳者初臧姓王楠王楊者皆孿生而麟至右布政使鳳至尚書內外二品楠至鴻臚卿楊至右布政使官序莫相當又戊午舉人顧合璧聯璧其父四舉胎八子與周八士同

吳郡景泰中舉人李應楨初名豈弟名孖雙生

遺腹

淮南子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於心也不夢見像無形於目也

漢書李廣子當戶早卒有遺腹生子陵有廣之風烈

言行錄范忠文公鎮兗鉉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驗之果然名之曰百常

教子

左傳石碯諫衛莊公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



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

晉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手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

齊書柳世隆盛事墳典張緒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耶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邵氏後錄司馬公云光五六歲弄胡桃女兄欲為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以湯脫之女兄復來問脫胡桃者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之訶曰小子何得謾語自是不得謾語後公以誠授學

者曰從不妄語入是也

漢書陳萬年子咸數言事譏刺近臣辟萬年大怒曰乃公教成汝汝反不聽吾言何也咸曰具曉所言大要教成謂也萬年乃不復言

湘山野錄韓忠憲戒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切勿為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因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為知己今叅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焉可誣也知亳州第二子舍人自西京倅謁告省觀康公與右相及姪柱史宗彥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僚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於席隅惟持國多深思知必有義方之訓託疾不赴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訶之再問未能對遂雄聲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倅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豈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吾在千

里無所干預猶能知之爾叨冒廩祿何顏報國必欲撻之衆賓力勸解方已諸子股慄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忠憲八子曰綱綜絳繹緯績維經緯績皆宰相維門下侍郎鄧禹有十三男各命通一經晉劉歆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

幕府燕談陳堯咨善射號小由基及守荆南回其母馮夫人問

汝典郡有何異政堯咨曰每以弓矢為樂母曰汝父教汝以忠

孝輔國家今汝不務行仁化而專務一夫之勇豈汝父之志耶

杖之碎其金魚家訓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甚嚴王在滏城時為三千人將年踰四十步不如意猶推棹之故

能成其勲業

青箱雜記張齊賢作詩自警燕遺子孫雖詞語質朴而事理切

當足為規戒其曰慎言渾不畏忍事又何妨國法須遵守人非

莫舉揚無私仍克己直道更和光此個如端的天應降吉祥余

常廣其意就每句演一篇命曰八詠警戒詩其一云慎言渾不

長言出患常隨須信樞機發難容駟馬追三緘事可見兩舌業

當知口是起羞本願君且再思其二云忍事有何妨勿令心火

揚火揚猶可戒心忿固多傷堪嘆波羅密可憐歌利王從心更

從刃字意好端詳云

司馬溫公居家雜儀凡為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群子弟及家

眾公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為出

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

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凡諸

事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凡為子為婦者

母私財俸祿及田宅所入盡歸之父母舅姑當用則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凡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天欲明咸起盥漱櫛總具冠帶昧爽適父母舅姑之所省問父母舅姑起居子供藥物婦具晨羞供具畢始退各從其事將食婦請所欲於家長退具而供之尊長舉筋子婦各退就食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必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為非而直行已志雖所執皆是猶為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 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常藥餌而供之父母有疾子色不滿容不戲笑不宴遊舍置餘事專以迎醫檢方合藥

為務疾已復初

袁氏世範人言居家义和者本於能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盖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洪流之决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胃次 骨肉之失歡有本於至微而終至不可解者止由失歡之後各自負氣不肯先下氣爾朝夕群居不能無相失相失之後有一人能先下氣與之語言則彼此酌復遂如平時矣宜深思之 人之兄弟不和而至於破家者或由父母愛憎之偏衣服飲食言語動靜必厚於所愛而薄於所憎見愛者意氣日橫見憎者心不能平積久之後遂成深讎所謂愛之適所以害之也苟父母均其所愛兄弟自相和睦可以兩全

豈不甚善

父母見諸子中有獨貧者往往念之常加憐恤

飲食衣服之分或有所偏私子之富者或有所獻則轉以與之此乃父母均一之心而子之富者或以爲怨此始末之思也若使我貧父母亦移此心於我矣

人之有子須使有業貧賤有業不至於饑寒富貴有業不至於非爲凡富貴之子弟耽酒色好博奕異衣服飾輿馬群小爲伍以至破家者非其本心之不肖由無業以度日遂萌爲非之心小人贊其爲非則有哺啜錢財之利常乘間而贊成之子弟蚤宜省悟

一應親戚故

舊有所假貸不若隨力給與之言借則我望其還必先有所索索之既煩而負償者反曰我欲償之以其煩索則姑已之方其不索則又曰彼不下氣問我我何爲強還之故索亦不償不索亦不償終於結怨而後已

子孫有過父祖多不自知貴官

尤甚蓋子孫有過多掩蔽父祖之耳目外人知之竊笑而已至於鄉曲貴官人之進見有時稱道盛德之不暇豈敢言其子孫之非况又自以子孫爲賢而以人言爲誣故子孫有彌天之過而父祖不知也間有家訓稍嚴而母氏猶有庇其子之惡不使其父知之富家之子孫不肖不過耽酒色賭博破家之事而已貴官之子孫不止於此強索人之錢財強貸人之錢財強借人之物而不還強買人之物而不償親近群小則假勢以凌人侵害良善則飾辭而妄訟鄉人有曲理犯法事認爲已事名曰擔當鄉人有爭訟則詐作父祖之簡干懇州縣以曲爲直差夫借船放稅免罪以所得爲酒色之娛殆非一端

傷子

列子魏人有東門吳者年四十有一子喪之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日無子同吾何憂焉

世說王衍嘗喪幼子山簡吊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

至於此行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簡服其言更為之慟後漢楊彪子脩為曹操所殺操問曰公何瘦之甚答曰悔無日碑先見之明猶懷若

牛祗積之愛操為改容

王愨期謂陶侃曰賢子越騎酷沒天下為公痛心况慈父乎

王導子悅為中書郎先導卒導先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為祈

禱者備矣尋拙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一皆藏閉之及悅疾

篤導憂念持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披甲持刀導問

是何人曰僕將侯也公見不佳欲為請命故來耳導因與之食

食至數斗食畢謂導曰中書命盡非可救也言訖不見悅亦殞

絕清波雜志端拱二年河南府言前鄆州刺史穆彥璋以愛子死不願生挺身入山林餓飢虎異哉喪明尤天古雖有之此則世未嘗有也

伯叔

釋名伯把也把持家政也父弟為仲仲中也位在中也仲父之

弟曰叔父叔少也叔父之弟曰季季癸也甲乙之次癸在下也

爾雅注繼世以嫡長先生於父則繼世者也故曰世父叔作未許慎曰從上小言尊行之小也

檀弓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為孟

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後漢書薛包字孟嘗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  
 奴僕引其老病者曰與我共事父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頃  
 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生平所服  
 食身口所安也劉平弟仲為賊所殺扶母奔逃仲遺腹女一歲  
 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取之平日力不能兩  
 活仲不可絕  
 類遂去不顧

蔡邕書邕薄祐早喪二親年踰三十鬢髮二色叔父親之猶若

幼童車則對坐食則比豆邕母袁公妹懼卿姑也少博學誦明  
 廣飲至一石醉卧人名曰醉龍東國  
 去敬中即不言名克州陳留並妻  
 形像目日文同三閭孝齊參鸞

魏志曹操小字阿瞞少無度叔父數言之於嵩操之操患之逢

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喞口叔父以告嵩嵩呼操曰叔父言汝中  
 風已差乎曰初中風但失愛叔父故見罔耳後叔父有所告

嵩不復信操始肆意魏書前倣字公達七八歲叔公獨曾醉  
 傷攸耳而攸出入海戲嘗避護不欲令

見後聞之乃驚  
 其風智如此

晉書謝玄與從兄朗為叔父安所器因戒約于姪曰子弟亦何  
 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玄曰如芝蘭玉樹欲使生於庭堦耳謝

少時好佩紫香囊叔父安患之而  
 不欲傷其意因戲賭而焚之遂止

世說王湛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兄子濟輕之

嘗詣湛見床頭有周易濟請言之因剖折玄理微妙有奇趣嘆

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出門濟從騎有一馬難

乘無能騎者請騎之回策如素濟益嘆其難測既還渾問濟何

以暫行累日始得一叔渾問其故且嘆述如此渾曰何如我

濟曰濟以上人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

曰臣叔殊不疾稱其美因語錄李約屢稱招隱寺標致於李詩

將翠幕邊古松用綠物裹腥羶鹿鹿泡泉音樂亂山鳥聲此則實不如叔父大聽也

南齊書王僧虔孝武初出為武陵太守兄子儉於中途得病僧

虔為廢寢食同行客慰諭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兒姪之間一情

不異鄧攸于弟子更愈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胤

不宜忽諸若此况不救便當回舟謝職無復遊官之興矣魏張

陵及弟子戲為山賊所得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曰六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戲之小請以陵易賊義而悉還之

宋齊語錄梁特進沈約撰文王希明嘗問約曰從叔太常何故

無傳約戲之曰賢從叔者何可載答曰從叔惟忠與孝君當不

以忠孝為美約有慙色北齊楊哲其從父侍郎是持稱器重謂人曰此况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大更

十年後當友之千四列

唐書魏徵以定五禮當封一子縣男徵請封孤兄子叔慈帝愴

然曰此可以勸俗即許之

陳後山詩從昔竹林推小阮只今未可棄山王顏延之作王君

宋述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阮咸字仲容任達不拘與叔籍為竹林之遊南阮宦北阮貧

遺事陳忠肅公瓘兄弟友愛伯氏早世公撫恤其幼初奏郊恩

舍已子而先伯父之子及後貶責以至終身諸子皆白衣未嘗

有不滿意論衡稱牙兒子明歲敗之時兄將為餓人所食自釋代元駭人兩釋之元宛收養其孤歲敗不能兩

活饑殺其子活兄之子臨淮許君叔鐵其親子活兄子與子明同義

范文正公與姪帖三郎官人昨得書知在官平善此中亦如常

只是純祐未全安汝守官宜小心不得欺事與同官和睦多禮

有事只與同官議莫與小人商量莫縱鄉親來部下興販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營私利汝看老叔自來如何還曾營私否自家好家門各為好事以光祖宗頻寄書來言彼動靜將息將息不具叔報

賢奕編姪本妻兄弟之女古者諸侯之女嫁與諸侯以娣姪從左傳云姪其從姑是已今人稱兄弟之子為姪不知誤自何時唐狄仁傑諫武后云姑姪與母子孰親姑姪見於此然猶對姑而言之耳此字隨俗稱呼則可若施之文不若稱族子從子之類之為愈也東坡與子由舊聞老蚌生明珠未省老兒生於菟日已那生子名虎兒杜牧詩小姪名阿宜未得三尺

世說王疑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辨

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夫人既往王氏大薄疑之既還謝意不大悅太傅慰釋之曰王郎說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迺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中乃有王郎

晉書庾袞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具矣袞刈荆苕為簪焉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而命芳曰汝芳少孤今汝適人將事舅姑洒掃庭內婦人之道也故賜汝以此匪器之美欲汝之温恭朝夕雖休勿休也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鍾會為鎮西將軍憲英謂耽從子



祐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將謂伐蜀也憲英曰會所在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他志也會果反祐嘗送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羊祐十五而孤事伯母蔡氏以孝聞蔡氏每嘆曰羊叔子可謂能養今願叔子也其諸葛孔明之亞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貞淑有識量生子植植從兄預為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與預書戒之曰諺曰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預後果為儀同三司

皇甫謐字士安年二十不好學叔母任氏嘆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隣教有所闕何爾嘗鈍之甚也因對涕泣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息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自號玄晏先生謐蓋早孤

伯母林氏通經史善屬文授經諸子及播兄弟

代醉編歐陽脩少孤其叔父教之學既貴乞以一官回贈以報其德詔從之乃自員外郎贈郎中後世以為美談不知又有先於公者王沂公是也

兄弟

釋名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謂兄曰荒弟第也相次第而生也

左傳鄭莊公弟共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祭仲諫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無使滋蔓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

公孫竈卒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箇焉姜其危哉

檀弓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哀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哀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綴兄則死而子臯為吏記朱公居於陶生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告其少弟往視之長男請欲行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而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公從之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駟良逐狡兒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前日吾所以為欲遣少子因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

田城為死相召客飲也其

兄孟侯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

後漢書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援三兄况余負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為二千石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竒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會况卒援行服暮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

前趙錄上郡王雋隨兄密如涼州年七歲比還為賊所掠密乃將子元直追賊曰此弟未生家君見皆孤遺相長以至於今請以元直易賊從之

杜林字伯山博野人治聞時稱通儒初為郡吏王莽敗河西隗囂深相敬待林雖拘於囂而終不屈節弟成物故囂聽林持喪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廼嘆曰當今之世誰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

去袁譚攻尚問計王脩對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

姜肱字伯淮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

共卧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繼嗣當立乃遁往就

室肱嘗與季江謁郡夜于道遇盜欲殺之兄弟相更爭死賊遂

兩釋焉

風俗通有張伯偕者兄弟形貌絕相類仲偕妻新粧竟忽見伯

偕乃戲問曰今日新粧飾好不伯偕應之曰我伯偕也妻慚乃

趨避之須臾又見伯偕猶以為仲偕復呼之曰向大錯誤認伯

偕是卿伯偕曰我故伯偕也

陳留太守太山吳文章少孤遭憂衰之世與兄伯武相失別二

十年後會下邳市爭計共鬪武伯毆之文章欲報擊之心中惻

愴手不能舉大有恠也因投杖于地觀者咸嗤笑之因還相尋

問乃親兄也相持啼泣觀者復曰兄杖弟不得報兄向者所笑

迺其義也異苑河內首儒乘冰省舅氏陷河上而死兄倫求尸積日不得設祭水側又投棧與河伯一宿岸冰開手執棧浮上倫又棧謝之

江微陳留志李銓字玄機平丘人也少聰慧有志行銓兄全前

母子後母甚不愛也而衣食皆使下銓銓始年五歲覺已衣勝

无即脱不着須兄得與同然後服之其母遂不得有偏及長銓

内匡其母外奉其兄故閨門雍睦為邦族所稱

世說陳紀元方子長文即陳群弟諶季方子孝先即陳忠各論

其父功德爭之不決諮于太丘陳寔其祖也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

方難為弟晉王珉小名僧彌少有才藝名出珉右時語曰法護非不嘉僧彌難為兄

集卷八



北齊書馬子結兄弟三人皆涉文學陽休之牧西充子廉子尚  
子結與諸朝士各有詩言贈休之總為一篇酬答即詩云二馬  
俱白眉者也

唐書陸景融于象先後母弟也象先被答景融諫不入則自楚  
母為損感人多其友象先弟景融景獻景裔皆有美譽僧一行  
少時與象先昆弟相善常謂人曰陸氏兄弟皆有才行古之荀

陳無以加也

象先本名景初

中書令張說重詞學之士知集賢院常述張九齡許景先袁暉  
趙冬曦孫逖王翰常游其門趙冬曦兄冬日弟和壁居貞安貞  
願貞等六人述弟進道迥退迥亦六人並詞學登科說曰趙常  
昆季今之杞梓也

宋史韓子華兄弟皆為宰相所居第有梧桐京師稱桐木韓家  
以別康公其家呼子華為三相公持國為五相公

直方詩話潘邠老云封胡羯末謝龜駒玉鴻洪千載望四謝四

洪天壤同時以為急口令

坡詩君家兄弟真聯璧魏陸曄字道暉與弟恭字季順俱有時名洛陽令

晉禎嘆曰僕以老年更睹雙璧

晉稽康贈弟秀才四言詩感悟馳情思我所欽以所欽為弟陸  
機贈從兄車騎云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以所欽為兄又贈  
馮文罷詩慷慨誰為感願言思所欽則以所欽為友

詩品湯沐謂吳邁云

吾詩可為汝詩父謝光祿云不然湯可為庶兄

搜採異聞錄王安石引用小人造作新法而弟安國力排之韓  
絳附會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弟維力爭之曾布當

元符靖國之時陰禍善類而弟肇移書勸之兄弟邪正不同如

此襄陽耆舊傳黃穆字伯開博學為山陽守有德政弟負守

武陵貪穢無行武陵諺天有冬夏人有二黃言不同也

鶴林玉露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此等言論莫傷情

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

處之日最長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皆以二十為率惟兄弟

或一二年或四三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貽背鶴髮其

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淡洽猜間不生其樂

豈有涯哉

賢奕編江州朱原虛有二弟在髫年而父母死原虛匿父所遺

綾錦十餘篋逐二弟居外一日隣人下神原虛適在坐神以詩

諷之云何處西風夜捲霜雁行中斷各悲涼吳綾越錦成私篋

不及姜家布被香原虛惶恐召二弟為娶婦督之薰需後二弟

俱登科典州郡事事原虛如父

姑姊妹

儀禮房中內賓姑姊妹也姊也於弟姊妹先生可容問也

又曰女兄姊妹女弟也姊妹者未也

釋名父之姊妹曰姑姑故也言於已為久故之人也

世說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

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

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漢書成帝班婕妤好鹿之姑也鍾元皓

妻李膺之姑也生子觀與膺同名

宋書范雲字彥龍六歲就其姑夫袁叔明讀毛詩日誦九紙陳

郡殷琰名知人候叔明見之曰公輔才也梁江子一直華林督

其姑夫右衛將軍朱

異權要當朝賓客輻

奏子一未嘗造門

後周書蕭子雲王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往來其

家迭相模範俄而名亞子雲竝見重於時北史崔巨倫有婦因

求者議欲下嫁之姑趙國李叔胤之妻曰吾兄盛

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為子翼納之檀弓孔子與門人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

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也二三子皆尚左

離騷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女嬃屈原姊也楚人謂女曰

嬃前漢有呂嬃表山松云屈原有賢姊聞屈原放逐亦來歸喻

今自寬鄉人莫其見從因名曰姊歸縣縣北有原故宅

史記聶政姊嬈曰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舉察

吾弟因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柰何士因為知己者死今乃

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柰何畏沒身之誅終滅賢

而帝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為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

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羸婦人形體以此為樂外舍之為

歡適與此不同后兄景文語人曰后在家為孱弱婦人不知今

段遂能剛正如此

謝過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姊欲以敵之有所尼者並遊張謝

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

婦清心王映自是閨房之秀

陳統字元方弟紘字備方俱清秀知名姊妹四人竝有美才姊

適東莞徐氏生邈及二姊適同郡劉氏文章最盛袁彥道有二

源一適謝仁祖語桓宣武

云恨不更有一人以配卿梁劉孝標三妹嫁瑯琊王叔英吳郡張嶧第三妹適徐悱文允

清拔所謂劉三娘也排卒妻為祭文辭甚悲愴排父勉欲為哀

辭見此文乃閣筆

南楚新聞關圖有妹能文每語人曰有一進士所恨不擲耳

北史鄭元禮崔昂婦弟也魏收昂之妹夫昂持元禮數詩示盧

思道曰元禮比來詩詠不減魏收思道曰未覺元禮賢於魏收

且知妹夫踈於婦弟

河南李淑卿為功曹應舉孝廉同時應人害之使婢宣言淑卿淫其寡妹同舉人詰

尹以骨肉相姦不合應孝廉淑卿杜門自絕女妹傷被淫名遂到府門自殺淑卿亦自殺明已無憾也後三年霹靂害淑卿者以其屍置

淑卿冢前

舊唐書畢構初喪繼母時有二妹在襁褓親加鞠養咸得成立

及構卒二妹號絕久之以撫育恩遂制三年之服其弟栩亦甚

哀毀並為當世所稱

因話錄庾倬為河南兵曹有寡姊在家時洛中物價翔貴難致

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

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及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

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

俱戮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

人能得士矣

後漢書袁隗妻馬倫駮女也初成禮隗問之曰弟先兄舉世以

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

似鄙薄苟然而已

拾遺記賈逵年五歲明惠過人其姊韓瑤之婦嫁瑤無嗣而歸

居焉亦以貞明見稱聞隣中讀書旦夕抱遠隔離而聽之逵靜

聽不言姊以為喜至年十歲乃諳誦六經姊謂逵曰吾家貧困



未嘗有文者入門汝安知天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遺句耶達曰憶昔姊抱達於籬間聽隣家讀書今萬不遺一

晉書郭奕遷雍州刺史有寡姊隨共之官姊下僮僕多有姦犯而為人所糾奕按省畢曰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遣而不問

宋書新野庾彥達為益州刺史携姊之鎮分祿秩之半以供膳之西土稱焉

王右軍郝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屣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

宋書朱脩之薄於恩情姊在鄉里饑寒不立脩之為荊州刺史

未嘗供膳往姊家姊為設菜羹麕飯激之脩之曰此貧家好食

進之致飽李勣性友愛其姊病嘗自為粥

世說宋明帝嘗於宮內大集羸婦人以為歡笑明后獨以扇障

口腹庾常於公堂輟已饌以餉其姊繆言所愛小男以餉之同

官初甚鄙笑後知之感而嘉歎

朱晦菴序毀壁者豫章黃太史庭堅之所作也庭堅以能詩致大名而尤以楚辭自喜然以其有意於奇也恭甚故論者以為不詩若也獨此篇為其女弟而作蓋歸而失養於其姑死而猶不免於水火故其詞極悲哀而不暇於為作乃為賢於它語云

姨

三輔決錄周季貢班固姊之子也善屬文喪婦作問神其姨曹

大家難之

宋書初高祖產而皇妣殂孝皇貧薄無由得乳人議欲不舉從母生劉懷敬未暮乃斷懷敬乳自養高祖高祖以舊恩懷敬累

見寵授至會稽太守

魏書姚氏婦楊氏者闔人苻承祖姨也家貧及承祖為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惟楊氏獨不欲常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姨與之衣服奴婢皆終不肯受號為癡姨後承祖敗獨得免

松窓雜錄狄仁傑之為相也有盧氏堂姨居于午橋南別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梁公每遇伏臘晦朔脩禮甚謹嘗經甚雪多休暇因候盧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携雉兔來歸膳味進於北堂顧揖梁公意甚輕簡公因啓姨曰某今為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以從其旨姨曰相自昔爾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子公大慙而退

舅姑

列女傳鄒孟軻既娶將入室其婦袒於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求去姑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今子察於禮而責於妻不亦遠乎乃留之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姑婦之道

杜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嬋王建詩三日

入廚裡洗手作羹湯未諸姑食性先遣小姑嘗

華陽志禮脩趙嵩妻張氏女也姑酷惡無道遇之不以禮脩終無愠色及寧父母父母問之但引咎不道姑卒感悟更慈愛之鄉人相訓曰作婦不當如趙伯高婦乎使惡姑知變可謂婦師後姑病文來省疾姑却之曰我以固當絕于賢婦手中

清波雜誌春秋傳秦晉二國繼世通婚所娶之女非舅即姑故

曰舅姑白虎通曰尊之如父非父舅也恭之如母非母姑也廣  
川王去疾幸姬陶望卿歌曰背尊章嫖以忽尊章猶言舅姑也  
禮記九廟常食子婦佐醢  
翰墨諸子之婦曰子舍

賢奕編周氏婦賢而有幹其翁才美令分理家事付以衡量各  
二出入異等婦不悅曰翁平日所為逆天道妾不能為婦願歸  
去才美曰汝言是今當幾年曰約二十餘年婦曰今當反其所  
用以耐前日過取之數才美感悟忻然喜諾其婦後生二子皆  
少年登科云

嫂

漢書高祖微時與客過丘嫂食羹厭叔與客來陽為羹盡轅釜  
注西方謂亡婿為丘嫂丘空也兄亡獨有嫂也或云丘大也長

嫂稱也顏師古云史記丘字作巨皆大也

直不提為郎或毀曰  
狀貌雖美善益嫂不

疑曰我無兄終不明高鳳年老太守連召恐不免自言本  
巫家不應為吏又詐與寡嫂訟還高鳳自穢爭訟寡嫂

世說謝道韞為王凝之妻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  
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獻  
之前議客不能屈

鄴洛鼎峙記盧處後妻元氏升堂講老  
子道德經處弟元明開紗帷以聽之

晉書王衍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弟澄年十四諫郭以  
為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  
屬小郎因捉其衣裾將撻之澄爭得脫

齊故內史劉寅妻范請  
臺訖列叔郎整恒欲傷

害侵奪任助婢整理  
絕通問而妄肆醜辭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

明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與林公講

論遂至相苦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

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嫂辭情恍惚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

唐書太宗謂侍臣曰同爨尚有總麻之恩而嫂叔無服宜集學者詳議侍中魏徵等議曰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蓋推而遠之也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伋則哭之為位察其所尚之旨豈非先覺者歟嫂叔之服請從小功王珪奉寡嫂盡禮家事容而後行教撫孤姪雖其子不過也韓愈祭嫂鄭夫人文昔在韶州之行受命于兄兄曰爾幼養于嫂喪服必以暮今其敢忘天實臨之嗚呼哀哉日月有時歸合

瑩封終天永辭絕而復蘇

五代史補李濤之弟澣娶禮部尚書竇寧國之女年甲稍高成結之夕竇氏出參濤輒望塵下拜澣驚曰大哥風狂耶新婦參阿伯豈有谷禮濤曰我不風只將謂之親家母澣且慙且怒既坐竇氏復拜濤又叉手當胸作歇後語曰慙無竇建愧作梁山喏喏聞者莫不絕倒

古樂府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更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

搜採異聞婦人乎夫之兄為伯於書無所載予頃使金國時辟景孫弟輔行弟婦在家許齋醮及還家賽願予為作青詞云頃因兄伯出使夫婿從行雖借用陳平傳兄伯之語而自不以為然偶憶爾雅釋親篇曰婦稱夫之兄為兄公夫之弟為叔於是

改兄伯字為兄公視前所用大為不侔矣玉篇公字音鍾注云夫之兄也然則義訓不若前語也

姊如

公羊傳姊者何弟也是以其弟解弟自然以長解如長謂身之年長非夫之年長也左傳成十一年穆文姜謂聲伯之母為如昭八年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為如二者皆呼夫弟之妻為如豈計夫之長幼乎

世說王汝南

湛

娶郝普女有令姿淑德王司徒

渾

婦鍾氏

琰

女

太傅曾孫亦有俊才女德鍾郝為如姊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

唐書李光進弟光顏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籍貲貯納管鑰於如光進命反之曰姊逮事姑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

代醉編吏封禪書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祠之其室孟康註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其名索隱今妯娌也外祖舅

漢書楊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遷死外孫楊惲述其書遂宣布焉

晉以外孫韓謐克賈克後詔曰外孫骨肉

至情合于人心唐司空圖無子以甥為嗣

梁書范岫字懋實幼而好學早孤事母以孝聞外祖顏延之早相題目以為中外之寶

王筠清潔好學沈約見筠以為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惟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嬉笑惟此一條不能酷似

陸倕少為外祖張岱所異謂諸子曰此汝家陽元也唐揚於陵生子嗣復

外祖韓暹撫其背曰名與位皆喻其父此楊氏之慶也

左傳初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

而庶鮮吾懲舅氏矣晉侯曰康公我之自出注外甥也

季康子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注季康子名肥彌遠也康子父之

舅氏故稱彌甥史記齊世家齊王與舅父駟鈞陰謀發兵索隱舅父謂舅猶姨稱姨母

晉書魏舒字陽元少孤為外家寧氏所養寧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惠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

成此宅相謝絢字宣映曾於公坐調戲無禮於其舅表湛湛甚無涓陽情也

世說衛玠字叔寶風神秀異入市見者皆以為玉人王濟字武

子玠之舅也每玠嘆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漢汲黯字長孺司馬安是其姊子與

豎同為司馬

劉瓛字慶孫弟琨字越石並為尚書郎郭奕之甥名著當時京

師為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越石殷浩稱其孫韓康伯曰少自標置居然出群之器又云康

伯未得表牙後慧

郝鑿位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公名德傳共飴之公嘗携兄子邁及外甥周翼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

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著

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皇甫崧牛章詩公之甥也恕公不薦作詩曰夜入真珠室朝遊

玳瑁筵真珠侍妾名也

南史王忱字元達嘗造其舅范甯與張玄相遇甯使與玄語玄正坐歛襟待其所發忱竟不與言玄失望便去甯讓忱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相見詣甯謂

曰卿風流儁望真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丹陽徐湛之素為彭城王義康所愛雖為舅甥恩過子弟姚崇外甥

任爽少孤長於崇家乃與之立家產命與其子同名真無以別也

陸泉字明霞少好學工書畫其舅張融有高名泉風韻舉止頗與相類時稱曰無對日下惟舅與甥

韻語陽秋曾文清吉甫孔毅父之甥也早從學大觀初以銓試

合格為魁以啓誓云傳經外氏早侍仲尼之間居提筆文場曾

寵平津之為首後與清詩吾宗擇塔得義之令子傳家又絕奇

甥舅從來多酷似弟兄如此信難為宋桓玄聞義軍起大懼曰劉毅一擲百萬劉牢之之外甥誰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宋史周濂溪少孤養外家景祐中用舅氏龍圖學士鄭公向奏

試將作監主簿北夢唐畢相誠家本寒微其渭陽為大湖縣伍伯除選人楊載此邑為落此籍令達相首伍伯

曰某下賤豈有外甥為宰相令堅勉之乃曰某每歲公稅享六十緡事例錢苟無敗闕終身優渥竟不奪其志

詩話山谷謂龜父云甥最愛老舅詩中何等篇龜父舉鱣穴或

夢封侯王蜂房各自開戶牖及黃塵不解浣明月碧樹為我生

涼秋以為絕類工部山谷云得之

內外兄弟

爾雅姑之子注外兄弟也舅之子注內兄弟也

晉書羊祜當討吳賊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

關內侯

阮瞻字千里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善彈琴內兄潘岳每令彈琴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嘆其恬淡不可榮辱

劉璠梁典大學博士周捨舉外弟徐摛曰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乃為晉安王侍讀

唐書孔若思陳亡客居鄆勵志於學外兄虞世南曰本朝淪覆吾分湮滅有弟若此知不亡矣

崔彥昭與王凝外昆弟也凝太中初先顯而彥昭未仕嘗見凝疑倨不冠帶嫚言曰不若從明經奉彥昭為憾至是凝為兵部

侍郎母聞彥昭相敕婢多製履襪曰王氏妹必與子偕遂吾將共行彥昭聞之泣且拜不敢為怨而凝竟免

世說韋述父景駿元行冲景駿姑子也為時儒宗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行冲異之試與語前世事熟復

詳諦如指掌然使屬文受紙輒就行冲曰外家之寶也杜梁公曾孫戎

姊弟注姊妹之子曰姊弟劉禹錫答薛郎中書我與子當內蜀山谷贈外姪李祖詩外家未覺風流遠

黃直卿代仲兄會表兄弟序北山黃東招其內弟鄭子恭而告之曰吾從母昆弟皆棄出也葉氏昆弟猶吾從母之昆弟也凡

三姓四家雖所系不同自吾外祖父母以來一本而已先王制禮列之五服之次以為總麻之戚焉

厚德錄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斤



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  
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以就  
食幸矣其灌園稍自力孝基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管庫  
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覺馴謹無他過知其能自新遂以其父  
所委財悉歸之其子自此勵操

蘇子瞻表弟程德生口詩長身自昔傳甥舅壽骨遙知是弟兄

杜子美送重表弟王能詩我之曾老姑爾  
之高祖母山濤與宣穆皇后乃中表親

語錄今人以舅稱妻兄弟終無所據前輩但可以兄弟稱之也

壻

左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  
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

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

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孔叢子陳勝既立為王妻之父兄往焉勝以衆賓待之長揖不

拜妻父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為顧王心慙焉以問孔鮒子

魚對曰禮以婚為昆弟妻之父母為外舅姑由是明之則拜之

可知昔魏信陵君嘗以此質臣之父臣父曰於諸父之昆弟妻

之諸父則以親配德年以上雖拜之可也幼於已者揖之可也

此出於人情而可常者也

倉公傳宋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見建家亭

下方石即美之建亦欲効之効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

不得溺至今不愈云云

賈誼曰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注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

也

人身體之龐贅荷覺察或云人家有女無子恐世代自此絕不肯嫁出招婿以補其世代

漢書張禹每病輒以起居聞成帝自臨問之禹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

晉書樂廣字彥輔時人謂之冰鏡壻衛玠字叔寶時號玉人故

時人謂曰婦翁冰清女壻玉潤孫持正俗呼人之妻父為岳丈以泰山有丈人峯丈人觀似亦有理而呼妻母為泰水此何義耶然晉樂

廣衛玠妻父俗所謂岳丈當云樂丈耳

邴鑒使門生求女壻於王導導令就東床徧觀子弟門生歸謂

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惟一人在東床坦腹獨

嫁官人

世說裴散騎退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壻大會當時名士

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始數交未

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王亦以

為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為爾將受困寡人女壻釋名聞一知十為士胥者有才

智之稱故楚國先賢傳孫雋字文英與季元禮俱娶太尉桓玄之女人謂

桓叔元兩女乘龍言得婿如龍也杜子美詩門闌多喜色女婿

近乘龍宋景文公云承家男得鳳擇壻女乘龍皆謂此也青城山為

五岳之長故名為夫人山今世俗呼人婦翁為令岳妻之伯叔父為列岳因此

談藪楊玠娶博陵崔季讓女崔家富圖籍殆將萬卷成婚之後

頗亦遊其書齋既而告人崔氏書被人盜盡曾不之覺崔遽令

檢之玠捫腹曰已藏之經笥矣

酉陽雜俎明皇封禪泰山張說為封禪使說女婿鄭鎰本九品

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鄭鎰因說驟遷五

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玄宗見鎰官位騰跳怪而問之鎰無辭

以對黃幡綽曰此乃泰山之力也東坡生日子由婿王郎以詩賀云揭來水叟來遊宦即婦

翁冰清事

唐書張垫尚寧親公主玄宗眷垫厚即禁中置內宅侍為文章

珍賜不可數兄均供奉翰林而垫以所賜夸均均曰此婦翁遺

壻非天子賜學士也

劉禹錫祭楊庶子云乃命長嗣為君半子海錄突厥致書曰皇帝是婦父自是翁

是女夫即是兒

在村弟之子愍字長謙濟州刺史盧尚之欲以長女妻之林為

子陵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婦人欲令姊妹為妯娌尚之感

其義於是同日成婚

雲溪友議郭圖詩宣父從周又入秦昔賢誰不困風塵當時甚

訝張延賞不識帝臯是貴人張延賞選壻無可意者妻苗氏賢而和人時選進士帝臯許之單性

疎曠延賞竊悔之惟苗待之益厚臯辭東遊後五年臯擁節旌會德宗幸奉天持節替延賞改姓名作韓翃人有報者曰替相

公乃帝臯也苗氏曰若臯必帝即也延賞慚送

南部新書帝臯見辱於張延賞崔圖受薄於李彥允皆夫人子

壻後帝為張西川交代崔救李殊死唐逸史崔圖少貧賤依親人李彥允時為刑部尚書

待之不甚加禮一夕李夢身桎梏其輩百人為兵擁入大府呼

若名領過判云准法李視紫衣人據案乃崔也躍出哀叫紫衣人曰李彥允特收禁流汗而覺具以語崔自是厚待之因薦之

楊國忠後遂以知留後旬月拜相京城克復李公授偽官與陳

希烈等人合誅崔為中書令訊決之際以姓名呼過判云  
崔法李公呼曰相公豈不憶昔年所禱耶崔乃悟遂判李彥允  
收禁具表其事請贖罪許之  
流嶺外昔日之夢何其神歟

崔涯妻雍氏揚州總校之女雍以崔有詩名資贍甚厚崔畧無  
恭敬但呼妻父雍老而已雍仗劍呼女謂崔曰某河朔之人惟  
習弓馬養女合嫁軍門徒慕士流之德小女不可別醮便令出

家

筆談晏元獻判南京范希文以大理寺丞丁母憂權掌西監

日晏謂范曰吾一女及笄君為我擇壻范曰監中有二舉子富

皇張為善皆可壻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脩謹張疎俊晏即

取富皇為壻後改名即鄭公也為善後更名方平孫明復年五十一無室故

相與地就見之曰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箕帚先生  
生問辭地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耳

却婦編本朝公卿多有知人之明見於擇壻趙叅政言之壻為

王文正旦王文正旦之壻為韓忠憲億呂惠穆公著之壻為

韓文定思彥李侍郎虛已之壻為晏元獻殊晏元獻之壻為富

文忠弼楊尚書察富文忠之壻為馮宣徽京陳康肅堯咨之壻

為賈文元昌朝曾宣靖公亮此類甚多不可悉數而其後名位

風節往往相以前代所不及也南郡新書封德彝即楊素之壻  
素為侯射嘗掩其座曰封郎必

居此座後  
來果如言

宋史范仲淹鄭戩皆自小官布衣選配李叅政昌齡女為連袂

李晉卿有二女其子與岳州判官王樂道布衣勝元發相善一

旦李死付家人語云長女配樂道次者元發得二壻足矣二人

遂皆連袂相繼翰林世傳李氏女多貴

蘇子瞻和王子立詩婦翁不可過王郎非嬌客

漢明帝戲第五倫曰聞卿為吏

捷婦翁不遇從兄飯有諸對曰臣之三娶皆無妻父

墨客揮犀今人於榜下擇婿曰嚮婚其語蓋本諸袁山松尤無

義理其間或有不願就而為貴勢豪族擁逼不得辭者嘗有一

新先輩少年有風姿為貴族之有勢力者慕命十數僕擁致其

第少年欣然而行畧不辭避既至觀者如堵須臾有衣金紫出

曰某惟一女亦不至甚醜陋願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謝曰寒

微得托迹高門同幸待歸家試與妻子商量看何如眾皆大笑

而散清波雜志合邑之文婿賦詩為常禮京師貴游納婿岳母笑曰我女如菩薩却嫁箇麻胡子追索詩大書曰一雙兩

好世間無好女從來無好夫郊句港應明點燭待交菩薩看麻胡

釋名兩婿相謂為亞詩曰瑣瑣姻亞今江東人呼同門為僚婿

兩婿相謂為亞者言每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又邈來

女氏則姊夫在前妹夫在後亦相亞也江地人呼連快及呼連襟

左傳蔡哀侯取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媯

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

蔡而伐之楚子從之

漢書嚴助漢武時為中大夫特見任用嘗侍燕從容上問助居

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為友婿富人所辱上問所欲對願為會稽

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

吳志周瑜字公瑾為中護軍從孫策攻皖得喬公兩女皆國色

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策從容戲瑜曰喬公二女雖流離得吾

二人為壻亦足為歡

左傳重耳伐狄狄人伐衛如獲其二女約于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報隗妻趙衰

青箱雜記龍圖劉公未第前娶趙尚書見之長女早亡而趙氏

猶有二妹皆未適人既而登科冕已捐館夫人復欲妻之使媒

婦通意劉公曰若是武有之德則不敢為姻如言為別之州則

庶可從命蓋劉公不欲七姨為匹意欲九姨議姻故也夫人詰

之曰諺云薄餅從上揭劉郎纔及第豈得便箇點人家女劉公

曰非敢有擇但七姨骨相寒薄非某之對九姨乃宜配遂娶九

姨後生七子皆至大官七姨後適關生竟不第落泊寒餒暮年

劉氏養之終身

